



狼牙尖上的温柔

LANG YA JIAN SHANG DE WENROU

人。狼人。狼群。
是对人性、爱情的揭示，
还是人对自身以及所在世界的疑惑？
曾明了 著



鲁迅文学奖得主曾明了新作
一段狼情女爱的旷世奇恋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狼牙尖上的 温柔

曾明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牙尖上的温柔 / 曾明了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8. 6

ISBN 978-7-219-06126-8

I. 狼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1767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袁 铭
美术编辑 王 霞
责任校对 周月华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4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6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126-8/I·1052
定 价 2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狼人低头注视着他怀里的姑娘，注视着她宁静而美丽的面容……空气中似乎凝固了他那张年轻、神秀、俊美的脸，他凝思的眼神，萦绕着梦幻般的气息……他们呼吸相闻，魂魄相依，两人相拥而吻的一瞬间，无不流动着鲜活生命不能抑制的爱。



目录
CONTENTS

- 1 遗嘱 / 1
- 2 结婚 / 7
- 3 悬念之城 / 12
- 4 巴赫和《春之祭》 / 15
- 5 卡朋特死了 / 25
- 6 复仇之路 / 30
- 7 风情万种的城市 / 33
- 8 大沙漠 / 43
- 9 深夜的戈壁 / 51
- 10 初遇狼人 / 77
- 11 湖边黑影 / 90

- 12 狼人 / 100
- 13 洞穴 / 122
- 14 西奈尔 / 139
- 15 美艳绝伦 / 153
- 16 罗布泊埋葬着狼人的祖先 / 159
- 17 痴迷音乐的狼群 / 174
- 18 神笛悠悠 / 182
- 19 古道漫漫 / 195
- 20 深夜黑影 / 207
- 21 伤心之城 / 217
- 22 狼人的母亲阿朵 / 226
- 23 冰山之上的公主 / 238

1 遗嘱

1
遗嘱

这一年春天风出奇的大，使这个北方城市一直处在₁大风的动荡不安之中。天气干燥而凛冽，狂风卷起的浮尘和垃圾，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漫天飞舞。尚未挂绿的枯枝上缀满了争相斗妍的塑料袋，还有来历不明的布满斑痕的卫生纸和破裤头之类的垃圾……总之，这一切都是被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扔弃的废物，风把这些废物卷起来，狂呼乱舞着送上天空，举目皆是，像城市的伤疤……

这场大风与谷村的失踪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人们在暴风停止之后发现谷村失踪了。

首先发现谷村失踪的是谷村的丈夫刘尔。谷村三天三夜没有归家，这不得不引起丈夫的关注。刘尔先跟谷村的单位——报社打电话，询问这场暴风过后报社有无人员伤亡。报社回答“无”。然后刘尔又问谷村是否被报社派去出差，报社的回答是“没有任何公事派谷村外出”。

刘尔就更迷茫了，这两者皆无，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谷村几天音信全无呢？

狼牙尖上的温柔

谷村是这个城市阳光报社的记者。她年轻漂亮，一副郁郁寡欢什么都看透，什么都无所谓、淡泊的样子，与她常钻进镜头露脸的热闹劲儿好像格格不入。有人想，拥有这种神情的女人应该去当作家或者艺术家，因为当记者常给人不安全感。

这是谷村这个女人留给人们的外部印象，可是稍跟她一接触，就会觉得她身上散发出一种说不清楚的独特或者是特异气质，这种独特或者是特异让不少男人的心里莫名其妙地为她七上八下。

刘尔回忆当初与谷村认识时就有两种感觉，第一种感觉急转直下到第二种感觉——就是七上八下的心情放不下。

谷村的神秘失踪，使报社从上到下吃惊了一阵，一是报社没有任何出差的事派她外出，二是这场风暴报社没有任何人员死伤，三是她的同事及领导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据与她坐对面的老马说，失踪前一天，谷村来过，在电脑前工作了一会儿，然后打开抽屉拿了一些东西，放在平时背的包里，与老马打了声招呼就走了。

后来大家打开她的工作电脑，发现了她留在电脑中的一份遗嘱，人们才略有所悟。后来大家仔细一琢磨，发现谷村的遗嘱漏洞百出、迷雾重重，既没有留下自己去什么地方的暗示，也没有说明失踪的原因，甚至连离开这座城市的准确时间也没有。这自然就成了一个悬念。

谷村到底去了哪里呢？

刘尔坐在电脑前琢磨了半天，觉得谷村的遗嘱写得有些矫情，甚至称得上神经过敏。

这是刘尔在看过遗嘱后的第一感觉。当他再看一遍之后，刘尔心里就有点发颤了，他突然觉得谷村这个女人很不可思议，很陌生。虽然他与她已有两年的夫妻历史，但是他并不了解她的内心。刘尔想，没有人知道谷村内心藏着的东西，恐怕连她本人也不知道。

谷村的遗嘱是这样写的：

当你们发现我失踪之后，请不要惊慌，我去意已定，无法逆转，只是还在过程之中。如果你们在某年某日某个地方发现了我，请将我的骨灰带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将我的骨灰撒进沙漠。请一定找一处不长草不长树，没有任何污染的地方，让我的骨灰随风飘散……

立遗嘱人 谷村

遗嘱没有日期。谷村目前是死是活难以预测。就连想去找她、挽救她都无从下手，因为她在遗嘱中写得很详细也很肯定——“去意已定，无法逆转”。

刘尔这才从刚开始的茫然失措转到悲痛之中，面对谷村的遗嘱泪流满面。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委屈，一个女人在丈夫身边生活得好好的，在公众面前也有名有分有形象，有什么如此想不开？这也太自私太不把他这个男人当一回事了吧！再说了，把自己的死亡搞得如此轰轰烈烈，这样做给谁看呢？有这个必要吗？

刘尔的心情很复杂，他知道，谷村的这种选择并非偶然，因为谷村这个女人太令人费解，他太难走进她的内心世界。

这种千头万绪的念头是从看了谷村的遗嘱后产生的。

刘尔在谷村失踪后的日子里，孤独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。尽管这样，刘尔还是抱着一丝侥幸，觉得谷村这个女人一定在玩什么玄虚，或者搞一种鬼鬼魅魅的声东击西，然后突然有一天，她又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冷漠着一张脸，给你讲述一些闻所未闻的奇怪事情，而且把她引起的空前轰动的“遗嘱”忘得一干二净。人们如果问起她遗嘱的事，她大有可能不屑一顾地嘲弄一番：“嗨，你们竟然偷看我的东西，我那是写来玩的，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啦！”把为她受惊吓的人们弄得面面相觑，下不来台。

刘尔想，但愿结局会是这样，否则，他得做好去大沙漠撒骨灰的准备了。

谷村对遥远的大沙漠痴迷般的热爱，是刘尔没有想到的。她将自己死后的骨灰如此兴师动众地安排在没有人烟的大沙漠中，更令刘尔不知所措。

刘尔回忆与谷村婚后的近两年中，谷村似乎从不提及有关沙漠的事，家中唯一一张谷村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照的年代不详的黑白照片，她一直珍爱地挂在墙上。照片上的谷村很忧伤，目光凄迷地望着远方，似有许多无法说出的秘密在心头，这使她的四周氤氲着一种久远孤独的气氛。

然而，谷村对大沙漠的向往究竟蕴含着什么，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她的失踪又说明了什么呢？

刘尔心里充满了疑问、迷惑和愤怒。

刘尔在苦苦地思索中，突然抓到一条淹没在记忆深处的线索，他的思维定格在了他和谷村的新婚之夜那些碎片般的记忆里……他甚至记起了谷村当时脸上那种不同寻常的神情，这种神情曾一度令刘尔刻骨铭心……

刘尔与谷村的结合，是从恋爱开始的。应该说刘尔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男人，从他与谷村恋爱半年之久到结婚，将他们的第一次性交放在了新婚之夜，这就足以说明，刘尔是一个遵守某种规矩的男人。



在未认识谷村之前，刘尔处过几个女友，还跟其中两位有过短暂的性关系，这种性关系几乎都是在刘尔料想不到、防不胜防的情况下发生的，刘尔有点身不由己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所以事情一过，那些女人很快就在刘尔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了。再一个原因是，刘尔与她们的交往并不是建立在婚姻问题上的，他与谷村相爱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去考虑的，所以一开始就很慎重。

除却那两位与刘尔有过性关系的女人，刘尔的人生经历中有一段讳莫如深的情史是鲜为人知的。如果不是与谷村结婚，新婚之夜发生的事情暴露出他内心深藏的秘密，就连他自己都无法明白自个儿是怎么回事，更别说让别人知道了。

在那次暴露之后，刘尔总结出一条道理：人是无法面对自己的。

谷村在跟刘尔结婚之前，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。可以说，她的经历是一个谜。她从这个城市的某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，分配到一家报社当记者，工作不久就给报社留下一纸请假条，消失了。而且消失的日子很长，大概一年之后，正当报社要将她除名的时候，她不知从什么地方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她说她在沙漠里迷路了，然后就对自己消失一年之久的经历三缄其口，将一年的消失时光搁置在了自己的沉默之中。报社领导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她继续在报社当记者，她的文章写得很有感召力，电视台经常请她讲这讲那，她总是言辞简练、表情冷漠地出现在公众面前。她天生的那种美丽的容貌和冷峻的气质，总是把观众弄得心里沉甸甸的，想方设法都想见她真人一面。

谷村和刘尔的认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刘尔在这座城市的某科学院当生物研究员。当时人们还没对这种人类未来工程有什么关注抑或是想法，所以生物工程一度处在被冷落阶段，因此刘尔活得十分悠闲。

这里略去他们的恋爱过程不谈，直接谈他们的结婚和新婚之夜吧。

这有个前提，结婚之前，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一种误解。谷村认为刘尔是那种充满情调却传统守规矩的男人，又是科学院研究生物的，干什么都是一板一眼，事情不到瓜熟蒂落，是决不随便乱来的人。所以相处半年的时间里，刘尔最多对谷村亲亲吻吻，搂搂抱抱，偶尔故作不小心地碰碰谷村的乳房。谷村曾有过许多次想做那种事的冲动，可是一看到刘尔那种一意纯情迷恋而无淫乱之意的君子样，便收敛了自己的欲望。刘尔的执迷不悟导致了谷村的错觉，谷村误认为刘尔是一个童男子。这就意味着这个男人还从未碰过女人。

而刘尔自打认识谷村之后，就认为谷村是那种把自己的处女膜保存得完好的女孩。那个年代不存在处女膜修复的技术，女孩子很天然美好，刘尔坚信自己的感觉。他觉得自己不轻而易举地去破坏一个女孩子的处女膜，这种坚守既

神秘也很美好，每每想起来都热血沸腾，好像自己有一笔巨额存款在某处放着一样，是那么的让他兴奋。

第一个与刘尔有性关系的女人，比他大五岁，是一个高干的女儿。高干的女儿一见到刘尔，就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出生在高级干部家庭，从小没受过苦，性情比较直爽。”刘尔想问她是哪一级的干部，可是在看了她的外形听了她的言谈之后，就打住不问了。刘尔明白，中国有许多出身贫寒而言行粗俗的高干，过去扛过枪打过仗，现在他们的子女坐在他们的功劳簿上，得意地享受他们的功劳，时不时搬出老子如何如何，挺浅薄的。使刘尔没意料到的是，高干女儿的性欲特别旺盛，她告诉刘尔，她不是第一次搞对象，让刘尔别这么遮着藏着的，什么事情痛痛快快的。因此与刘尔认识不到三天时间， she 就把刘尔扳倒在床上，很武断地在刘尔的上面干了刘尔。刘尔那是第一次与女人性交，惊慌失措后半天魂不守舍。后来与那个高干女儿做那种事，刘尔以为都是女人在上男人在下，他每次都例行公事似的先倒下，等待高干女儿的指挥。可是没过不久，她却大发脾气，说：“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这样嘛！”她一把将他扳倒过来。刘尔被弄得晕头转向。

总之，他觉得这事儿挺复杂，好像被人扭着脖子去干一件挺荒唐的事似的。

可以说，刘尔的性启蒙，是从这个高干女儿开始的。刘尔很快招架不住这个性饥渴女人的袭击了，于是老实巴交地问结婚的事。高干女儿说：“谈两年再说！我要对你的性功能有一个长久而准确的把握之后，才能谈结婚的问题。”刘尔吓得从此离开了这个女人。

后来，他又迫不及待地找了第二个女人。第二个女人特别胖，像河北省养的那种名叫“美丽小白猪”似的光鲜圆润。胖女人是一个日语翻译，在一家中日合资公司当翻译，日语说得特好，把不懂日语的刘尔说的迷迷糊糊的，觉得日语通过这个胖女人的口说出来，简直太迷人太性感了。从那时起，刘尔就觉得日语有一种天然的黏糊糊的暧昧味道。刘尔觉得翻译尽管胖点丑陋点，但特有才华，日语说得比日本人还棒，比起前面那位恶霸一样的高干女儿不知要强出多少倍。后来刘尔跟她一接近，才知大上其当啦！这个“美丽小白猪”身边聚集着许多男人，也有日本男人，她基本上将性交当成吃一碗卤煮或者吃一盘北京小吃一样随便。她躺在床上，挺着白花花的大肚子，指挥着刘尔这么干那么干，刘尔被累得满头大汗，尔后腰酸背疼。最令刘尔气愤的是，有一次他去翻译家，却发现翻译的大肚子上骑着一个矮个子日本男人，两人正用日语在交流，还伴随着翻译的呱呱乱叫！这一下引出刘尔强烈的民族仇恨来，他觉得翻译丢尽中国女人的脸面，恬不知耻！后来，刘尔但凡听到有人说日语，他就

狼牙尖上的温柔

反胃想吐。

刘尔通过这两次失败的爱情经历，总结出一条道理——这天下男人适当的时候可以堕落堕落，女人可千万不能堕落，如果女人都堕落了，天下就完了！

因此，刘尔深感自己在婚姻问题上太不幸、太悲惨、太窝囊，自己原本完好无缺的情感世界，一下子被两个女人践踏得破碎不堪，最后自己对自己都恶心不已。

刘尔从两个女人的怀抱里逃出来之后，悲伤失望郁郁寡欢了好几年，见了女人就躲，有几个结过婚和没有结婚的女人追求他，他吓得都敬而远之了。

但是刘尔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女人，只是他运气不好没碰上而已。后来，他认识了谷村，他一度颓废的精神一下就焕发起来了，他觉得谷村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种好女人。他觉得男人渴望追求好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哪个嫖妓的男人愿把妓女带回去当老婆？所以刘尔对谷村总是小心翼翼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怕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一个如此可爱美丽的女孩被他吓跑了，岂不哀哉！刘尔把自己收藏得很好，既浪漫多情又不失规矩男人的风范。其实，他每每与谷村约会亲热之后，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手淫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可是每次手淫，他意念中出现的女人并不是谷村，而是那个让他恶心的日本翻译，他觉得这等下流之事只有她配干！其实刘尔每每手淫之后，心里感觉很痛苦，很恶心，很自卑，觉得很对不起谷村。

通过这些事，刘尔总结出一条道理——性交到了泛滥的地步，就是产生仇恨的时候。

应该说，刘尔是很爱谷村的，确切地说，是很爱惜谷村，新婚之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
2 结婚

这是一个结婚的夜晚。

整个新房都由充满晚霞色彩的窗帘遮掩着，橘红色的窗帘在深夜徐徐吹拂的微风中，很诡异地飘动，使人想到遥远的沙漠。窗帘的颜色本身充满了神秘的悠远的意象，况且又是一个微风徐徐的深夜，这种时间和被这种颜色制造的氛围，不得不让人冥想。

透过室内微弱的灯光，被风吹动的窗帘似掀起了千层波浪，一波连着一波，悄然而无边无际地涌动着……如果此刻再响起悠远的驼铃声，那一定是一幕在晚霞中无限伸展的神秘沙漠景象……

谷村在倒向婚床之前，近乎于陶醉地站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，欣赏着这种自己亲手营造的气氛。她仿佛呼吸到浩浩漠风带给她的特殊味道，她在这种自我的陶醉中张开自己压抑而痛楚的心扉……

刘尔在谷村身后小心翼翼地拥抱着她，从后吻着她颇长的脖颈，渐渐地将一双游弋的手向上移动，然后牢牢地握住了谷村结实而圆润的乳房……

谷村不由发出一声深长而陌生的呻吟，这种呻吟来自一个女人生命中最为原始的声音。谷村突然觉



狼牙尖上的温柔

得，她身后的这个男人是可以激起一个女人身体热望的男人，因为女人从来都是在用身体去识别男人。一个唤不起女人身体热望的男人，会令女人很快熄灭爱情之火，她的身体也会很快忘掉这个男人。即便这个女人跟这个男人白头偕老，身体的记忆也会使他们貌合神离。女人用身体爱恋一个男人，也用身体纪念一个男人。当身体都对一个男人厌倦的话，一切的话语和虚饰的爱情都不可能在一个女人心中激起半点涟漪。

与其说此刻的谷村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，还不如说她身体中产生了强烈的渴望——我需要这个男人！唯有这个念头，才使谷村的身体颤抖起来，她是多么想用自己的身体迎来另一个身体，从而忘掉存在于身体中的过去的一切！

接着刘尔把谷村抱上床，在经过一番探索之后，他抱紧了谷村，用颤抖的嗓音问：“疼吗？”

首先，刘尔的意识中，谷村是一个处女，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大大地小心从事才是。

谷村完全沉浸在欲望的激流之中，她的神情充满遐想与追忆。她两颊绯红，目中释放出饥饿的光芒，使她原本冷峻的面容变得有些醉生梦死……

刘尔再一次用颤抖的声音问：“这样疼吗？”

谷村沉默片刻，那种瞬间静止的神态，似乎在回忆什么，接着就像哭泣一般地呼吸起来。她将双臂猛然伸向刘尔，死死地缠绕着刘尔的脖颈，腰部朝上挺起。刘尔突然感到一种从心到身异样的冲动，令他眼前一片昏花，一股激情冲刺得他全身胀痛。这种感受是前所未有的，与他有过性交的两个女人，没让他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冲动，一股由心而生的爱意伴随着一股甜蜜的痛感，使他的意志和生命在一瞬间蓬勃起来。他得到一种全新的感受，是一个顶天立地想征服一切的男人的感受，过去留给他的那种自卑和羞耻、猥琐与下流一下子全扫光了，他顿时觉得自己通身透明，充满了鲜活的朝气。

刘尔万分爱怜地对谷村说：“我真的怕你疼，第一次很疼的……”

其实刘尔这种说法，他自己也闹不准的。在他的性交历史中，没有一个女人对他说过她是“第一次”她很疼之类的话，这大概是听别人讲女人第一次很疼，就像一个悠久而神秘的传说烙在了刘尔的记忆里。

谷村不顾一切地如同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地抱着刘尔，悠深而长的呻吟在刘尔耳边如海涛一般拍响，刘尔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就听见谷村受惊似地叫了一声——“西奈尔！”

激战状态中的刘尔自然不知道谷村此刻叫的是什麼，就连谷村也不知道自

已在喊了些什么。可是她知道，在这种情境下说出的话，是最不受环境约束，也是最真实最贴近心底的话。

谷村又大叫了一声：“西奈尔……”

谷村这次听清楚了自己叫的是什麼，她一下就愣了。她怔怔地直视着房顶，一个人影轰然而至，在瞬间占领了她的思维和身体。

刘尔像一支离弦的箭，飞冲而去，他感到自己的灵魂脱体而出，在茫茫的深空中穿越，然后他的身体在下坠，朝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方下坠，这种下坠使他失去了依傍和平衡，他像抓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拽住对方，感到自己的一切在顷刻间毁灭和崩溃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由心而生。

刘尔连做梦也没想到，在那顷刻之间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嘴里却清楚无比地叫唤着一个女人的名字——“小曼！”

“小曼。”

刘尔的呼叫很清楚很明白，他和谷村都听得很清楚。

两个人在这瞬间里，都在回味这个名字。

结婚的高潮就在这个呼叫声中戛然而止。

这是后来刘尔一直也没想通的事。他叫喊的这个女人，正是那位“美丽小白猪”。刘尔以为自己已经把这个女人忘掉了，却没想到在这么一种情境中自己竟然忘怀地呼唤着她的名字。刘尔对自己的失误感到难以容忍的仇恨。他知道这么做，肯定会伤害谷村。再说，谷村是他心爱的妻子，他们已经结婚呐！然而就在新婚的夜里，他抱住这个女人却呼唤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，而那个女人早已令他讨厌透顶。

刘尔觉得自己简直混账透顶了。

刘尔紧紧攥住谷村的手，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和尴尬在心中涌动。刘尔睁开双眼看到的是一双清晰而充满迷惑的眼睛，像两颗寒星悬挂在他右侧的上方，他在目睹了这双眼睛之后，打了一个寒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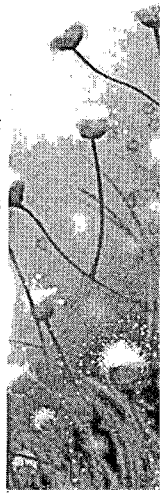
谷村说：“谁是小曼？”谷村的声音很轻，像从云端的尽头飘来。

刘尔却有惊雷般的震动，他看着谷村，说：“你为什么提她？”

谷村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神经出毛病了，是你刚才在叫她的名字，我这是在问你，谁是小曼？”

刘尔闭上了眼睛，他无法对谷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，他的确没想到在新婚的夜里，却像遇了鬼似地叫出她的名字！

刘尔没想到事情被他弄得这么糟，他知道将来即便用很大的力气也无法弥补这个过失。



刘尔支起身，想去安慰谷村。

谷村匍匐在床上，像一只受伤的鸟。一缕轻微的叹息从谷村嘴里穿过密如森林般的头发丝传出来。

刘尔以为谷村在哭泣，心里漫过一阵阵心疼，他想去拥抱她亲吻她，想对她说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他的确不是有意的……但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，身体和思维都处在僵硬甚至是瘫痪之中。

刘尔拉起毛毯盖在谷村的身上，自己下床去了浴室，他打开水龙头冲洗，把水开得很大，强烈的水流冲击着他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水柱下，想就此死去。

他穿好睡衣，走到客厅里，在黑暗中站了很久，窗外的灯光很宁静，而刘尔心情十分沮丧，心想，一个如此激情澎湃的新婚之夜，却被他弄得如此破碎不堪，如此狼藉地结束！

刘尔被这件突发的事情搞昏了头脑，全然忘了关注谷村是否是处女的事。他几乎全忘了，当他猛然想起来时，谷村已从床上下来，怀里抱着一堆布单衣物什么的，走进了浴室，一会儿就传来了冲水的声音。

刘尔突然感到自己很卑鄙。

谷村从浴室出来，站在黑暗中望着他。谷村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，在黑暗中显得纯粹而神秘。

谷村站在黑暗中说话了，声音如同穿越了久远的时光，来到目前的这个空间。谷村说：“没什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这个世界之所以还能继续下去，是因为有许多的秘密没有被揭开或者永无人知，其实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秘密与秘密之间的关系……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秘密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秘密，也许我们生存的世界不能再继续下去。我们之所以还有痛苦、绝望和希望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秘密之中……”

刘尔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望着说话的谷村，觉得自己在做梦。一个梦中的影子在对他这些话。

谷村幽幽地走近他，蹲在他面前，幽冥的目光望着他。这样情形下的谷村更加显得冷艳和深不可测。

刘尔心里一阵慌乱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对谷村说起那件事。

谷村说：“有些事没必要告诉别人，留在自己心里更好一些……”

刘尔的手抱住谷村的肩，心里漫出不可名状的感动抑或是委屈。

谷村说：“其实你对我有些误解，我并不是处女，我以前有过经历，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。如果告诉你，你会吓一跳的……”

说完，她看了一眼刘尔茫然失措的眼睛，说：“过去我曾经去了一趟西部大

沙漠，在那里我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，比神话还要神话的亲身经历，很离奇，离奇得不可理喻……”

谷村说着幽幽地苦笑一下，在黑暗中露出白色的牙齿，样子显得凄迷而复杂。

刘尔用力抱起谷村，心中早已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抱着一个深不可测的秘密。

